



[加拿大] 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 史津海 译



追逐彩虹的 艾米莉

Emily's
Quest



YZLI0890124255

浙江文艺出版社

追逐彩虹的 艾米莉

Emily's
Quest



【加拿大】露西·蒙德·蒙哥玛利 著 / 史津海 译



YZLI0890124256

浙江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追逐彩虹的艾米莉 / (加)蒙哥玛利(Montgomery, L.M.)
著;史津海译.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1

ISBN 978-7-5339-3271-8

I. ①追… II. ①蒙… ②史…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加拿大—现代 IV. ①I71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 239924 号

责任编辑 朱怡瓴

装帧设计 艺诚文化

封面配图 发木钗

追逐彩虹的艾米莉

[加拿大]露西·莫德·蒙哥玛利 著
史津海 译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880mm×1230mm 1/32

字数 172 千字

印张 7.75

插页 2

印数 1-8000

版次 2012 年 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3271-8

定价 18.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Contents

目录

- 第一章 / 001
第二章 / 011
第三章 / 021
第四章 / 029
第五章 / 038
第六章 / 043
第七章 / 058
第八章 / 063
第九章 / 074
第十章 / 089
第十一章 / 098
第十二章 / 106
第十三章 / 112
第十四章 / 122
第十五章 / 130
第十六章 / 133
第十七章 / 138

Emily

第十八章 /	150
第十九章 /	162
第二十章 /	172
第二十一章 /	177
第二十二章 /	190
第二十三章 /	196
第二十四章 /	203
第二十五章 /	217
第二十六章 /	233
第二十七章 /	241

Emily



第一章

1

艾米莉·伯德·斯塔尔告别了高中岁月，准备迎接未来数不尽的春秋。从什鲁斯伯里来到新月农庄之后，她在日记中曾写下这么一句话：“再也不用喝加糖又加奶，甜腻腻、黏糊糊的坎布里克茶了。”

这可以说是一种象征。伊丽莎白·马瑞姨妈已经默许艾米莉喝真正的茶，可以随心所欲地喝，而不是偶尔允许她尝一尝，这便意味着马瑞姨妈默认艾米莉已经长大了。早就有人认为艾米莉已经长大，有这种看法的人首先当推她的表哥安德鲁·马瑞和她的朋友佩里·米勒。他们俩都向她求婚，但都被她轻蔑地拒绝了。伊丽莎白姨妈了解到这件事后，意识到艾米莉已经不是小孩子了，不必总让她喝坎布里克茶。即便如此，艾米莉并不指望姨妈会允许她穿长统丝袜。说不定穿条丝衬裙并不会招致姨妈的反对。虽然丝衬裙会发出诱惑性的窸窣声，但那毕竟是穿在里边的东西。而长统丝袜必然会被认为伤风败俗。

不管怎么说吧，艾米莉如今已经又落脚在新月农庄，成了新月农庄的年轻姑娘。村里认识她的人会与不认识她的人交头接耳，颇有几分神秘地议论她：“她还会写小说呢。”七年前她曾被寄养在新



月农庄，七年来这里竟然毫无变化。当年到这里时的第一天傍晚，她很感兴趣地注意到餐具柜上的浮雕装饰投在墙上的影子看上去怪怪的，像是一幅黑人的侧面像。七年后的这天傍晚，那个像黑人侧面像的投影依然在那面墙上的老地方。这是一栋经历过悠长岁月的老房子，它默然无声却充满了智慧，而且还有点神秘莫测。它表面上显得有点严厉，其实却很慈祥。在布莱尔湖畔和鲁斯伯里，有些人认为对一位年轻姑娘来说，新月农庄是个单调沉闷的地方，不会有什么灿烂前途。他们说她谢绝了罗亚尔小姐所提供的纽约一家杂志社的工作，那可真是太傻了。那等于白白丢掉了脱颖而出的大好机会！然而艾米莉对自己的未来自有主见，她并不认为新月农庄的生活会单调沉闷，也不认为选择了新月农庄就失去了可上九天揽月的良机。

她天生喜欢写作，是个十分认真、十分执着的小说作者。若是出生在几千年前，她只要跟部落里的人围着篝火坐在一起，就能用故事迷住听众。如今杰出的作家多如繁星，杰出的作品盈千累万，她必须通过多种多样的艺术手段才能吸引读者。

然而，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构成故事的素材都是一样的；无非是人间的生与死，生活中的婚嫁与丑闻——这些无疑是世界上唯一真正令人感兴趣的东西。于是她毅然决然地塌下心来，怀着愉悦的心情追逐名利，当然她所追求的并非只是名利。对艾米莉·伯德·斯塔尔来说，写作主要还不是为了挣钱或赢得一顶桂冠，而是一件她难以摆脱的任务。一件事或一个念头，无论美妙还是丑陋，若是不“写出来”就会一直折磨她。生活的喜剧内在的幽默，生活的悲剧固有的凄怆，都深深地吸引着她，催促她将它们诉诸笔端。现实生活的大幕后面是一个神奇的世界，充满了迷惘的幻想和难眠的梦，召唤她去反映、去阐述，那召唤声威势逼人，令她难以或者说不敢抗命。

艾米莉是个在生活中充满青春朝气的乐观姑娘。生活总在用它的魅力吸引着她向前赶。她知道前程并不风平浪静；她晓得她肯定会时常得罪布莱尔湖畔那些总让她写讣告的邻居，如果她在讣告里用了个冷僻的词，他们就会把嘴一撇说她在“有意卖弄”；她明白日后难免会有让她感到迷惘和绝望的日子，那是她文思迟钝、笔尖干涩而写不出东西的时候；会有编辑部退稿的日子，退稿通知上那句“内容肤浅、似无意义”会让她恼羞成怒，恨不得像玛丽·巴什克采夫那样，把客厅里那只无情的、似乎在滴滴答答嘲弄人的座钟扔出窗外；会有让她感到过得平庸、可鄙的日子，因为她所做的一切或者竭力去做的一切都毫无价值；会有情不自禁自我怀疑的日子，要知道她原本深信无论是在诗一般的生活中，还是在平淡的生活中都不乏真理；会有神灵的话似乎也不过是“胡言乱语”的日子，虽然她一直是神灵的虔诚信徒，可是在那样的日子里，神谕却好像在揶揄似的暗示她圆满难求、美善难得，凡夫俗子耳笨笔拙，又岂能寻觅得到、描绘得出？

她知道伊丽莎白姨妈虽然容忍她爱写点什么的嗜好，却并不赞成她痴迷地舞文弄墨。令伊丽莎白姨妈惊愕的是，在什鲁斯伯里中学读书的最后两年中，艾米莉通过写诗和小说居然挣到了钱。于是她也就不再说什么了。不过，马瑞家以前还从没人写过什么诗和小说。总之，伊丽莎白·马瑞由于对此感到莫名其妙，就一直心里不舒服。让她更耿耿于怀的是，艾米莉还另有一个自己的世界，一个新月农庄和布莱尔湖畔之外的世界，那里天高地阔、星光灿烂，艾米莉可以随心所欲地进入那个世界，但是即便满腹狐疑，即便不屈不挠，她这位姨妈却无法随她去那里探明底细。艾米莉的眼睛时常像是在瞅着什么缥缈、可爱、神秘的东西。假如艾米莉的目光不是这么不正常，伊丽莎白姨妈也许会更理解她的抱负。没有谁愿意被人排斥在外，即便是新月农庄自信心十足的马瑞家的人也是如此。

通过艾米莉前几年在新月农庄和什鲁斯伯里的生活对她已经有所了解的人，一定还记得她的长相。不过还有对她并不了解的人，那么我就把她的外表描述一番。她此时是一个刚满十七岁的花季少女，正在离海不远的一座古老的花园里散步。时值金秋，花园里金色的菊花开得如火如荼，给花园平添了几多生气。新月农庄的这座花园是个宁静的地方。五彩缤纷的鲜花、妙不可言的幽寂角落令人怡然陶醉；松树的清香、玫瑰的芬芳在园中弥漫；耳边还响着蜜蜂的嗡嗡声、风儿的哀歌声、蓝色海湾的碎语声；还有北边高大约翰矮树丛中那些冷杉永不停息的轻叹声。艾米莉爱花园里每一株花草、每一处花阴树影、每一种奇妙的声音，爱花园内外每一株多姿的老树。她格外钟情于她视为好朋友的那些树——西南角上那几株欧洲甜樱桃，三位钻天杨公主，溪边小径上的那棵少女般的野李树，花园中央的那株高大的云杉，那边的一棵银枫和一棵松树，另一个角落里总是跟快乐的风儿调情的颤白杨，还有高大约翰矮树丛中那一长排气宇轩昂的白桦树。

生活在树木蓊郁的环境里总是让艾米莉感到心旷神怡——这些树木都是先人们留下的老树，栽种它们的人早已长眠地下，在它们的绿荫下，先人们经历过各种各样的喜怒哀乐。

艾米莉是个身材苗条的纯洁姑娘。一头秀发像光滑的黑色绸缎。一双灰中带紫的眼睛熠熠生辉，两眼下面各有一圈淡淡的紫晕。每当艾米莉为了写完一篇小说或者构思一篇故事的梗概而熬到深更半夜时，那两圈紫晕就会显得更深、更迷人。她红唇鲜润，两边的嘴角上有浅浅的酒窝，这一点与马瑞家族的人有些相似。两耳上端有小小的尖角，看上去有几分滑稽。也许正是因为嘴角的酒窝

和有点尖的耳朵,有些人才会认为她像只可爱的小猫。她的下巴和脖子都很秀气,脸上总带着俏皮的微笑,这使人感到这朵缓缓展开的小花突然绽放出成熟的光彩。她两只脚脚踝样子精巧,曾受到普里斯特池塘的姑外婆南茜·普里斯特的不中听的夸赞——姑外婆南茜就喜欢说长道短。她圆圆的脸蛋上有两块淡淡的腮红,这腮红有时会突然变成深红色。风吹草动似的普通小事都会让她两颊一下子红起来——蓦然感到海上吹来了一阵儿风,猛然朝蓝色的高地瞥上一眼,看到一枝火红的罂粟,望见在神秘的早晨驶出港湾的渔船的白帆,面对月光下银光闪烁的一湾海水,偶然发现老果园里有一株蓝色耧斗菜,突然听到高大约翰矮树丛中传出的口哨声,她都会脸红。

那么,她漂亮吗?我难下定论。反正当布莱尔湖畔的人们历数他们那儿的漂亮姑娘时,从来没人提到她。然而,凡是见过她的人却再也不会忘记她的容貌。第二次见到她的人绝会说:“呃,你看起来倒是挺面熟的,可是……”她的几代先辈中不乏美女娇娃。她身上或多或少有她们的影子。艾米莉风姿秀逸,像清泉那么清澈,那么富有朝气。一个闪念也会让她激动不已,就像弱柳被强风摇曳。感情的心弦被触动时,她更会激动万分,就像蔷薇在暴风狂舞。她属于那种永远充满活力的人,他们即便不幸亡故,我们也会觉得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事。虽然她出身的家族是个讲究实际的保守家族,可是她却像块钻石光耀夺目。许多人喜欢她,也有很多人不喜欢她。然而却没有人对她完全不感兴趣。

小时候,艾米莉跟她爸爸一起住在五月林一栋又小又旧房子里,那儿也是她爸爸长眠的地方。有一天,她跑出家门去寻找一道彩虹的尽头。她满怀希望和期待,跑过一片片湿漉漉的田野,爬过一道道小山。她在不停地跑,那道瑰丽的彩虹却在不断地变淡、逐渐模糊,最后竟然完全消失了。艾米莉孤零零地站在陌生的山谷



里，辨不清家到底在哪个方向上。她的嘴角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眼里噙着泪水。随后她扬起了头，朝着广阔的天空露出无畏的微笑。

“还会有别的彩虹的。”她说道。

艾米莉是个追逐彩虹的女孩。

3

新月农庄的生活毕竟是一种不同的生活，她必须主动适应它，必须有感到孤独的思想准备。性情火爆的伊尔丝·伯恩利是她七年来的忠实好友，如今伊尔丝去了蒙特利尔，就读于文学与修辞学校。两个姑娘分手时泣涕涟涟，发誓永不相忘。不过，等到她们重逢时，必然会发现时移境迁带来的变化。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但事实是当两个朋友久别重逢时，他们总会从对方身上看到或多或少的改变。也许越是最亲密的朋友越是如此，这不免让他们感到沮丧。其原因正是他们原先的亲密无间。他们会发现对方跟原来“不太”一样了。这是自然而然、不可避免的现象。人的感情和理性始终在日益成熟或日渐衰萎，但绝不会停滞不变。然而，即便我们明白这种道理，可是当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朋友已经不是并且永远也不会是以前的样子了，哪怕他变得比从前优点更多了，我们谁又能不感到有点困惑、有点失望呢？伊尔丝没意识到这一点，而艾米莉却奇怪地凭直觉而不是凭经验悟出了这种现象的规律。她知道从某种意义上说她永远失去了在新月农庄和什鲁斯伯里那些共同岁月里的伊尔丝。

原先那个在新月农庄“打工的男孩”佩里·米勒曾是什鲁斯伯里中学的优秀生奖章得主，也是伊尔丝的出气筒。他的求爱虽然遭到了艾米莉的拒绝却并非彻底没了希望。佩里如今也远在他乡了，他正在夏洛特敦市的一家律师事务所学习法律。佩里一心想在法

律领域搞出点名堂。对佩里来说,彩虹只代表幻想,世上也不会有什么神秘的炼金术。他自己的目标就在前方,他要坚定地向前走。人们开始相信佩里终将获得成功。要知道他小时候不过是烟囱镇的赤脚流浪儿,如今却成了艾贝尔先生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那么从律师助理变成加拿大最高法院的法官又有什么不可能的呢?比较起来,还是艾菊地的泰迪·肯特更富于幻想。他也要走了。泰迪打算去蒙特利尔的艺术设计学校就读。他明白,或者说多年来一直很清楚,追求美好的理想会尝尽酸甜苦辣。

“即便我们不能如愿以偿,我们从追求的过程中也会得到很大的满足,这种满足甚至比理想的实现更美妙。”这是泰迪在动身的前一天傍晚对艾米莉说过的话。当时晚霞满天、暮色苍茫,他们正在新月农庄的花园里散步。

“可是我们终将实现自己的理想。”艾米莉说道,她抬起头遥望着在钻天杨三公主梢头上闪烁的一颗星。她注意到泰迪的话里用了“我们”这个词儿,其含义叩打着她的心扉。艾米莉从不自己骗自己,她一直暗自承认泰迪·肯特在她的心中占据着比世界上任何其他人更重要的位置。而她在泰迪心中的分量又是多少?微不足道?分量很重?还是根本没有分量?

她没戴帽子,却在头发上插了一束像星星似的黄色小菊花。出门之前穿衣打扮时,对穿哪件衣服她曾犹豫了很久,最后才决定穿这件淡黄色的丝绸外衣。她认为自己看上去很不错,可是如果泰迪对她的打扮根本视而不见,那又有什么意义?她愤愤不平地想泰迪总认为她就应该打扮得像模像样。要是换成迪安·普里斯特的话,迪安肯定会注意到自己的打扮,并且巧妙地夸赞几句。

艾米莉的猫名叫达菲,是只黄眼睛的灰猫,它正在绣线菊丛中蹑足潜行,自以为是只了不起的老虎。泰迪绷着脸,瞅着达菲说:“我不晓得是否能终将实现自己的理想,确实不晓得。眼看就

要真的出发了，反倒觉得心里空荡荡的。说来说去，也许我终将一事无成。我不过只是喜欢画几笔画，可那又能怎么样呢？尤其是当你冥思苦想，想到半夜三点钟还是什么也画不出时，心里真是没底！”

“哦，我清楚那种感觉。”艾米莉赞同道，“昨天夜里，我花了好几个小时想构思一篇小说，结果却绝望地断定我再也写不出小说了，绞尽脑汁也是白费力气，我是不会真正有什么作为的。一边这么想着，一边躺到了床上，把枕头都哭湿了。三点钟我又醒了一次，这时想哭却没了眼泪。眼泪似乎跟得意的笑声、跟雄心壮志一样，都是愚蠢的东西。我感到希望啊、信心啊统统都跑光了。后来，我不顾凌晨的寒冷，天刚蒙蒙亮就又爬了起来，开始写一篇新的小说。别让半夜三点钟的感觉把你弄昏了头。”

“不幸的是，我每天夜里都遭遇那样的半夜三点钟。”泰迪说道，“在那个倒霉的钟点，我总是认定人不能贪心不足，否则会什么也得不到。有两样东西是我特别想得到的。一样当然是想成为个大画家。艾米莉，过去我一直认为自己不是个懦夫，可是现在我却胆怯得很。唉，我要是做不出成绩，那可就丢脸了！人人都会嘲笑我。妈妈会说她早就料到了。你也晓得，她其实不愿意我离开家。与其出去而结果却是失败，还不如不走。”

“不，不能那么想。”艾米莉激动地说，同时她内心里很想知道泰迪特别想得到的另一样东西到底是什么。“你千万不能气馁。爸爸在他去世前的那天晚上告诉我，面对任何事情都不要逡巡不前。诗人爱默生不是说过吗，‘越是不敢做的事情越是要去尝试’？”

“我敢说爱默生是在摆脱了怯懦心理之后才说那句话的。人们在没有心理桎梏时才会变得勇敢。”

“你知道我相信你是个有勇气的人，泰迪。”艾米莉温柔地说。

“是的，你相信我。你和卡彭特先生都相信我。你们俩是唯一真正相信我的人。甚至连伊尔丝也认为佩里成功的希望比我大得多。”

“但是你追求的不仅是成功，而且还有理想。”

“如果我没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如果我将让你感到失望，那才是最糟糕的事。”

“你不会失败的。泰迪，瞧那颗星，最小的钻天杨公主头顶上那颗星。那是天琴星座里的织女星。我一直喜欢这颗织女星，可以说它是所有星星中我最心爱的一颗。你还记得吗，好多年前，傍晚的时候，你、我、伊尔丝坐在果园里，吉米表哥在一旁给猪煮土豆，你就给我们瞎编关于那颗星的奇妙故事？你绘声绘色地描述着在来到这个世界之前你如何在那颗星上生活，在那颗星上根本没有半夜三点钟的苦恼。”

“那时候我们可真是些无忧无虑、无比快乐的小家伙呀。”泰迪说道，听他那怀旧的语调，就好像一个忧心忡忡的中年人在无限留恋地回忆他年轻时的轻松岁月。

艾米莉说：“我希望你答应我，每当你看见那颗星时你都会想到我相信你——完完全全地相信你。”

泰迪说道：“那么你能答应我，每当你看见那颗星时你都会想起我吗？好啦，还不如让我们互相保证每当我们看见那颗星时，我们就会毫无例外地想起对方——毫无例外。无论我们在哪里，只要我们活在世上。”

“我保证。”艾米莉回答，她心里感到十分激动。艾米莉喜欢泰迪那么真挚地凝视着她。

这无疑是一种浪漫的契约。可是它又意味着什么呢？艾米莉并不晓得。她只知道泰迪就要走了；只知道生活似乎骤然变得冷冷清清、十分空虚；只知道海湾吹来的风在高大约翰矮树丛中发出一阵



阵叹息,听起来是那么凄凉;只知道夏天过去了,秋天已经来临;只知道彩虹尽头的炼金炉在十分遥远的山上。

她为什么会扯上那颗星来借题发挥呢?为什么暮色的神秘、冷杉的幽香、秋天落日的余晖会让人说那么多可笑的蠢话?

第二章

1

新月农庄

一九××年十一月十八日

今天我收到了《马奇伍德》杂志社寄来的十二月号杂志，上面刊登了我的诗《飞翔的羊群》。我认为这件事值得记在日记里，因为这首诗独自占了一页，而且还配了插图，我的诗有此殊荣还是第一次。我觉得诗本身写得并不算很好——当我读给卡彭特先生听时，他只是不以为然地用力吸了两下鼻子，没说好也没说不好。卡彭特先生从来不会言不由衷地随便夸你两句，可是他会用一言不发来否定你，这一着更厉害。我觉得自己这首诗似乎还是有点意境的，即便是一位粗心的读者也能从中体会出一点高尚的东西。感谢热心的编辑请人给它配了插图，这大大地满足了我的自尊。

不过我并不十分喜欢这幅插图。插图的作者根本没理解诗中的寓意。泰迪也许能比他画得更好。

泰迪在艺术设计学校里的学习如鱼得水。织女星每天晚上都星光荧荧。不知道他看见织女星时是否真的会想到我，或者说不晓得他是否看到过织女星。也许蒙特利尔城里的电灯太亮了，微弱的织女星已经踪迹难寻。泰迪好像经常见到伊尔丝。在那个人生地不

熟的大城市，身边有个熟人对他们来说真是件幸事。

2

一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今天下午是十一月份里一个宜人的下午，像夏天那么温暖，像秋天那么芬芳。我坐在池塘边的墓地里读了很长时间的书。伊丽莎白姨妈认为墓地绝不是个坐下来读书的好地方。于是她对劳拉姨妈说我的神经可能出了毛病。可是我看不出这有什么不正常。这儿的环境很美，掠过布莱尔湖面的风不停地送来原野里芳菲的清香。古老的坟墓环绕在我的四周，隆起的绿色坟堆上疏落地生长着一些霜打过的羊齿草，墓地里十分宁静。我的家族中故去的那些长辈们长眠在这里。他们有的生前功成名就，有的生前穷途末路，他们生前的成功与失败如今已经毫无二致。在这里我会既不感到非常得意，也不感到特别沮丧。在这方小小的天地里唯有永远的平和与淡泊。我喜欢那些砂岩墓碑，尤其是玛丽·马瑞墓前的那一块。那块墓碑上刻着她丈夫给她写的碑铭“这就是我的归宿”，他把一辈子隐忍的怨恨都放在了这句话里。他的墓就在她的旁边，我敢肯定他们早已互相谅解。或许有时候他会在朦胧的月色里回到人间，站在自己的墓前看着那句碑文哈哈大笑。因为墓碑上长了一层薄薄的地衣，那句碑文已经不甚了然。吉米表哥原先总是把上面的地衣刮掉，现在他已经不刮了。总有一天，上面会长满厚厚的地衣，那块经年的红石碑上的碑文也就变成了模糊不清、或绿或红或白的斑驳痕迹。

一九××年十二月二十日

今天有件喜事。我简直有点喜不自胜。《麦迪逊》杂志社采用了